

□ 梅岭匪影  
□ 情殇  
□ 被审判的恋情  
□ 报复

# 黄谟军小说选

HUANGMOJUNXIAOSHUOXUAN

小说选

黄谟军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JUNXIAOSHUOXUA

**书 名：**黄谟军小说选  
**作 者：**黄谟军  
**出版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17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赣州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125  
**字 数：**16.5万  
**版 次：**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定 价：**14.60元

ISBN7-80579-975-X/I·797

---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现、当代文学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1985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30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7卷8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21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1990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31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名会员出版了作品合集；446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 2 总 序

---

1993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此基础上，省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奔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1994年元月

## 序

周书文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黄谟军同志早在80年代初期就以文相识、以文相往了。他每有新著新作常会送给我看，我不断前进的力量自然也他的作品中获得不少教益。不仅为他取得这些创作成果而高兴，如今《黄谟军小说选》付印之际，我虽然已经离休，也不大写什么了，他仍然来往如初，亲自打电话、送校样给我，嘱我为之写序。我虽不才，难以胜任，但这份情谊使我很受感动，我只好率尔操觚，不拘绳墨，写点读后浅见聊以为序了。

就我所知，谟军在文学上是个左右开弓、创研并举的双栖人物，既专注于文学创作，又擅长于文学评论。因为他专注于文学创作，所以，他的文学评论虽然不是很多，却总持续不断，常有新文问世，而且写得很有特色，总是与创作紧紧相扣，如《巴金文学创作情感思维散论》，文笔也活泼清新，没有沉闷的书卷气。他的论文《历史地科学地

发展地看待毛泽东文艺思想》还获得“中国新世纪新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一等奖，还有本专著《写作实用技巧》获“中国文艺名人作品展示会”优秀奖。他的文学评论涉猎也较广，不但评论当代作品，还研究古典名著，有篇研究《金瓶梅》人物的论文，洋洋洒洒竟有万言，至于文艺随笔、短论就更加活泼生动，娓娓动人了。

就谟军的文学创作来说，他还是个多面手，不仅写散文随笔，还写短篇小说，既写大型采茶戏如《陈赞贤》，也出版过长篇小说，如《碧血忠魂》，既写过传记文学，如《郭大力传》、《陈赞贤传奇》，也写过电视剧，如《铁面县长》，此剧还获得江西优秀电视剧奖。如今他的文学创作又一品种——中篇小说集又作为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之一出版，就更值得祝贺了。

统观谟军的四个中篇，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继承了我国小说的大众化写作传统，善于抓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写人物传奇的一生；或抓取扣人心弦的故事与起伏跌宕的情节，运筹自己的小说世界，塑造人物形象，这与美国著名小说家戴维·洛奇的名著《小说的艺术》提出的“小说就是讲故事”，而且“总是通过提出问题、延缓提供答案来吸引住观众（读者）的兴趣”，小说的开头“就是一个门槛”，它应该“把我们引进门”，看来是颇相一致的。谟军的四个中篇都是以“通过提出问题”即我们通常说的提出“悬念”的方式，来勾起读者的兴趣。《梅岭匪影》以解放后赣南的“一宗奇特诡谲、扑朔迷离的特大匪案”提出问题；《情殇》是以信川县“传出的一条爆炸新闻：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赤身裸体投江而亡”提出问题；《被审判的恋情》是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一桩“血案”，“被告是一位从部队退伍下来的英雄”提出问题；

而《报复》则是以腰缠万贯的天鹅舞厅经理邱剑平要对与他有着私怨的当年的同学刘中华进行报复提出问题，“把我们引进门”的。然后，采取“延缓提供答案”的办法，即以起伏跌宕的情节来逐步交代故事的发展流程，使读者急于了解事件的真相，直到“答案”的出现，故事的终结。如果说《梅岭匪影》是通过张南洋从挖钨砂到打抢，由经济土匪转化为政治土匪，公然与人民为敌，直到被围剿击毙，来描绘他罪恶的传奇的一生，那么《被审判的恋情》等，却是通过扣人心弦的恋情、状告或报复的故事，来表现人物间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美丑联系，并以其间的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情节，来展现“问题”的发展流程，直到答案的出现，故事的终结。

这种写法的好处是情节的线条明晰，人物的好坏是非分明，故事沿着“提出问题”的线条流动，人物也围绕着“提出问题”而沿着各自的线索活动，表现各自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不仅主题一目了然，且人物的面目也是非分明，很符合大众化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有相当庞大的读者群。不过，利与弊总是相伴而至，缺陷也往往由此产生。因为故事情节处于小说的主导地位，人物往往成为故事的载体，只能像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指出的那样展示“人的时间生活”，不论人物的内宇宙大门，还是社会的大宇宙脉冲信息，都往往受“问题”的局限而舍弃了，难以主体地表现出人物与生活的复杂情景，给人们更多的人生启迪与感染。

谟军的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于在故事的进展中高扬社会正气，鞭挞浊风邪气，颂扬心灵美好、精神高尚的人，谴责灵魂肮脏、行为丑恶的人，努力把“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当作自己的创作宗旨，使自己

的作品既具有可读性，又洋溢着积极的思想意义。全书不论是帮助青年一代了解当年的土匪罪恶生涯，我军的剿匪斗争生活，还是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恋爱观、价值观方面，都有相当积极的教育意义。而且还塑造了像有着美好心灵的陈冬明、乐于助人的王忠义、英勇擒匪的李剑等正面人物形象，刻画了像林晓春、王林祥、宋秋凤、邱剑平这类心灵肮脏、行为丑恶的人物形象，使人们从比较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心灵的陶冶。

我相信，以谟军的才华与勤奋，他将会继这本选集之后，再接再厉，在创研并举中乘胜前进，在文学评论上作出新的开拓，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绩，跨上一个更新的台阶。

1998年8月17日于赣州

# 目 录

|               |       |
|---------------|-------|
|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 ( 1 ) |
|---------------|-------|

|   |           |
|---|-----------|
| 序 | 周书文 ( 1 ) |
|---|-----------|

## 梅岭匪影

|             |       |
|-------------|-------|
| ——张南洋特大匪案始末 | ( 1 ) |
|-------------|-------|

## 情 殇

|          |        |
|----------|--------|
| ——女大学生之死 | ( 84 ) |
|----------|--------|

|        |         |
|--------|---------|
| 被审判的恋情 | ( 120 ) |
|--------|---------|

|     |         |
|-----|---------|
| 报 复 | ( 173 ) |
|-----|---------|

|     |         |
|-----|---------|
| 后 记 | ( 218 ) |
|-----|---------|

## 梅 岭，匪 影

——张南洋特大匪案始末

20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有一股以张南洋为首的顽匪出没于赣南与粤北之间的梅岭山区，为非作歹，罪大恶极。

张南洋顽匪在华东地区臭名昭著，令人发指。因而，当解放后赣南人民清剿张南洋顽匪时，曾得到了华东军管会的直接关注。

几经围剿，终于在1955年最后剿灭了顽匪张南洋。

这是一宗奇特诡谲、扑朔迷离的特大匪案，叙述起来颇为传奇。

那么，从何说起呢？就从张南洋怎样在梅岭走上土匪之路说起吧。

—

张南洋的家乡并不在梅岭，而是在离梅岭百里之遥的南康县胜利乡弯背村。

他起初也并不是土匪，而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农民。

40年代初期，他离开家乡来到梅岭挖钨砂，同时也做贩卖锡砂的生意。

这种谋生手段，在赣南农民中间司空见惯。靠山吃山，不足为怪。梅岭一带的钨矿埋藏量够他们挖上好几辈子呢！

但干这种买卖，大都要靠碰运气。运气来了，碰上了藏矿密集的所在，也许可以挖出一个“金坛子”。如果背时倒霉，无论怎样刨挖，都只是徒劳而已。

张南洋挖矿的运气不算太佳。尽管他比任何人都跑得快，比任何人的力气都大，但就是挖不到一个他朝思暮想的“金坛子”。

他连做梦都想有一坛金子。他想发财的欲望比任何人都强。怎样才能有金银财宝？单凭这样刨刨挖挖能成？他常常躺在树林间寻思。

起初，他并没有想到去抢劫。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触发了他的歹念，从此他走上了剪径的黑路。

这一天，他照例没有挖到几粒钨砂，心中十分懊恼。他漫无目的地在山林间穿行，不觉来到了梅岭驿道。他沿着驿道向前走着、走着……

驿道两旁是陡峭的石壁。石壁上长满了一簇簇的铁蒺藜。一阵朔风从梅关隘口上长驱直下，卷起一股尖厉的狂啸声。他顶着朔风向前走着，心里打着寒噤，脖子缩了进去，乌龟一般难看。

这时，一只乌鸦从他头顶上飞过，又箭一般的向前冲去。他下意识地抬头向前望了望，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在他抬头向前张望的一刹那，他发现了几个人影从梅关下来，正沿着驿道

向这边走来。

他不想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石壁陡立的梅关。翻过梅关，就进入广东境内。有什么必要再往前走呢？再说，也的确疲惫不堪了，又饥又累，再也不想动弹。于是，他懊丧地一屁股坐在路旁石墩上，喘着粗气歇息起来。

他侧头向梅关方向望去，无意中，他又发现那几个人影向这边走来。越走越近了，他仔细一看，走来的是三个人。一个人挑着担子，两个人各自提着一只皮箱，走走停停，东张西望。他感到好笑，哪有这样赶路的？为什么要走走停停，东张西望？神经病。他瞥了他们一眼，不想理睬他们。

这三个人的神经倒是极为正常。否则，哪能从大余县跑到广东去做生意赚大钱呢？他们在外混了几年，捞到了银元便“衣锦还乡”回家过年。在韶关，他们就听说梅关一带有拦路抢劫的。所以，一进梅关就提心吊胆。刚才，在梅关隘口上倒没有碰上什么，连只鸟都没有见着。可一下梅关，便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向他们走来。三个人吓得瑟缩发抖，不敢向前，小声议论着：莫非真的抢劫的来了？但没过多久，又见那人停了下来，不再往前走了。于是，三个人又举步向前走去。就这样，走走停停，东张西望。三个人终于鼓起勇气想从张南洋身边走过。可是就在这时，张南洋无意中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中气很足。也许是他想把憋在肚里的火气一股脑儿迸放出来。

声音极大。加上石壁间的回音，声音如雷贯耳。

那三个人本来就提心吊胆，听得这么一声咳嗽的炸响，满以为他要动手抢劫了。那挑担的惊呼一声：

“不好了！打抢啦！”

担子一摆，撤退便跑。

“放屁！”张南洋坐在石墩上侧目大喊。

那两个提皮箱的人听他这声大喊，以为他要动手杀人了，便跪地求饶：

“请饶我们一命！你要什么，我们全给！只求饶命！”

说着，抬头偷觑坐在石墩上的张南洋，浑身筛糠一般。

他们清楚地看见了他的外貌：中等个儿，光头锃亮，目露凶光，面皮铁青；身上的穿戴是地道的本地农民衣着。

他们越发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剪径之徒！

“滚！”张南洋大喝一声，起身欲走。

那两个提皮箱的人见他站了起来，便一骨碌起身逃命。两只皮箱扔在张南洋脚下。

“别跑！”张南洋喊叫着。

可越喊，那两个人跑得越快。最后索性连滚带爬，钻进了树林里。

张南洋长叹了一口气：“操！把我当成了抢贼！好吧，看看有些什么东西！”

他打开两只皮箱，解开那副担子，把里面的衣物用品一件一件地清理出来。

当他从皮箱底层翻出两包用白布裹着的圆柱形状的东西时，眼睛一亮，“哦”的一声惊叫起来。

他揣测着，这两包东西想必是白花花的银洋？

他把包裹的白布迅疾解了开来。果真，里面全是沉甸甸的白花花的银洋！

他差点跳了起来。他望着捧在手上的银洋，眼睛发花，血管膨胀。操，老子拼死拼活挖三年的钨砂也不及它一半，想不到苍天长眼送上门来！看来这打抢的勾当还真是“吃香”！老

子本来就不是干这种勾当的，尚能得到这么多银洋，如果真的干起来，何愁不能黄金万两？看来，干什么活都不如打抢便当！老子还去挖什么钨砂？

想到这里，他脑子里迸发出一个这样的念头：从今往后，老子就干这项勾当了——剪径为生，拦路抢劫！

于是，他把所有的银洋放在一个皮箱里。收拾停当，便大步向梅关走去。

他决计立刻去广东买一支家伙回来。

没有武器成得了气候？路上来往的过客，决不会像刚才那三个胆小鬼那样，连听到一声咳嗽就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有一家伙亮一亮，什么样的过客都要就范的。要干，就正儿八经地干起来！

花了十几块银洋，他在广东买了一支叫“五华造”的家伙。

他摩挲着这支油光黑亮的小手枪，顿然间恶向胆边生。

他觉得自己的胆子特别大了，仿佛能包容天下。天下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了！

买了手枪，他还不满足。他又花了几块银洋，在南康县赤土乡请了铁匠高手，铸造了几支俗名叫“单打一”的锋利无比的匕首。

有了武器，还得有人。总不能当光杆司令吧？要想独占梅岭这个山头，最终还得人多势众才能得逞。但草创时期不宜人多，先邀几个可靠的人试试。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绰号叫“猪头”的人。

“猪头”是张南洋的同乡好友。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喝过鸡血酒，拜过把兄弟。“猪头”年小一些，称张南洋为“大

哥”。

他的绰号叫“猪头”，倒不是他的长相像“猪八戒”。相反，他的模样极俊：端正的五官长在不大不小的头颅上，显得很相称，面上的皮肤也并不粗糙，甚至还有些红润。村里的女子都在背后称赞他，说他像个书生，不像作田佬。

其实，他没有作过田。他会杀猪，会算命，会看风水。一年下来，不是走东村，就是串西屋。老表们也愿意请他做事。他要的报酬很特别，就是只要一只猪头。因为，他极爱吃猪头。

“猪头”的绰号就是这样来的。也许因为他喜欢猪头吃吧，所以现在才舍不得离开家乡，不愿跟他的张大哥一起来梅岭挖钨砂。

“这次我要你跟我去，不是挖钨砂！”张南洋忽然掏出“五华造”，顶住猪头的胸口，笑眯眯地说，“干这个！大事！老子再也不去挖什么鸟钨砂了！听大哥的，没错！比你杀猪强多啦！嘿！你还怕没有猪头吃？”

“猪头”是个聪明人，看他这么一比试，知道要跟他去干什么了。

“那就是说，要人头吃也有门？好！小弟跟大哥干就是了！我把杀猪刀带上，杀猪杀人都能用上！”

“猪头”揣了两把杀猪刀，跟张南洋去了。

张南洋又邀了几个伙计，每人发一支“单打一”，便开始了他们的剪径生涯。

## 二

张南洋的魔影从此出现在梅岭的大小道上。

凡是过客，无论是商贾财主，抑或是平民无辜，都无一幸免地要遭到张南洋的拦劫。

开初，只要过客扔下包袱财物，张南洋是不动刀枪的。但如果稍有抵触之意，便难免要遭受皮肉之苦。

有一次，一个名叫张老五的人经过梅关，被张南洋一伙截住。

张老五不肯交出包袱，苦苦哀求道：“请手下留情，这包袱不能留下，……”

张南洋当胸一拳，把张老五打翻在地。

“猪头”举起杀猪刀，正要砍将下去，被张南洋喝住。

“且慢！这家伙胆大包天！还敢不留买路钱！我倒要问个明白，再杀不迟！”张南洋用“五华造”顶住张老五的太阳穴，逼问着：“快说！不说就崩了你这小子！”

张老五点头捣蒜，结结巴巴地照实说了：

“大爷饶命，我，我是梅村地主蔡元富的小，小管家，奉老爷之命去南雄收，收租钱，这包袱里全是租金哪！给了大爷您，可就苦了我这小帮手呀！我怎么向老爷交账？我说这些钱丢了，他会相信吗？他，他会要我的命哟！请大爷开恩！”

张南洋眉头一皱：“你说的都是真话？”

“大爷如若不信，可以去问啊！我家老爷就住在梅岭山下的梅村……”张老五再三作揖。

“那好！老子成全你！”说着，一手拔出“单打一”，一手将“五华造”别在腰间，然后一把抓住张老五的衣领，对准张老五的脸“噌，噌，噌”划了几刀，顿时，张老五脸上血流如注。

张南洋哈哈大笑两声，说：